

教一群自闭症孩子书法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。第一堂课，20多个自闭症孩子凑在一起，几乎把100多平方米的教室掀翻了屋顶。李思云教过多年书法，从没哪节课如此失控，如此令他头疼。

一年来，泼冷水的人很多，但看着孩子们细微的进步和家长们欣喜的表情，李思云坚信，所有付出都值得。

# 李思云和28个特殊学生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，戴景波的职业排在“人生三苦”之首。

20多岁学艺，如今已83岁的他依旧叮叮当当敲打着。只不过，以前是讨生活，现在是不舍。

# 老铁匠的守望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刘连升

每逢农历“一”“六”，是沧县捷地回娘家赶集的日子，热闹的集市为沿街一家铁匠铺带来了难得的人气。

铁匠铺里狭小昏暗，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，让这间小屋看起来更显破败。83岁的戴景波是这家铁匠铺的老板，也是这里的铁匠。

## 老铁匠

小锤控场，大锤出力。打铁时，需要大锤、小锤交替敲打。这是吃苦的营生，也是个技术活儿。

戴景波20多岁学艺。那时，生产队专门从山东请来打铁师傅传手艺，最终只有少数人经过了层层筛选，戴景波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过去铁匠特别吃香，工分都比别人高不少。”戴景波说，他刚学成手艺那会儿，每到农忙时节，村民们排着长队来修农具。

后来，戴景波开了这家铁匠铺，一炉火和几把锤，他靠着这项手艺撑起了一个家。“上世纪90年代买卖最好，打农具的、打武器器械的……顾客每天不断，活儿都干不完。”

有一次，有村子要打井，但钻头尺寸特殊，市面上买不到，村民找到了戴景波。几天敲打，直径2米、长约7米的钻头打出来了，“十里八乡独一份！”这份骄傲，戴景波记了一辈子。

骄傲背后往往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辛苦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响彻了整条街道，戴景波的身上也添了好几处伤疤——那都是干活烫的。一把斧头卖价才10多元钱，却要挥舞着5公斤重的锤子敲击上千下，更难的是辨别火候。“铁质不同，需要的火候也不相同。火候不到，铁融不到一起；火候过了，铁就烧废了。”这双火眼金睛，戴景波练了10多年。

## 守艺人

工业技术的进步，让铁匠铺的生意大不如前。有时，打制农具的成本甚至比买还要贵，原本门庭若市的铁匠铺渐渐没了往昔的热闹。再加上戴景波年纪越来越大，铁匠铺从当初的每日营业变成了逢集市才开张。曾经叮叮当当的击打声，似乎随着一代人的记忆一起渐行渐远。

“这手艺面临着失传，年轻人不愿学，嫌它又脏又累不赚钱。”戴景波心里明白，时代变了，很多事情已不能和当初相提并论。

家人也都劝他安心养老，可戴景波却舍不得关了铁匠铺。他舍不得铁匠铺里着了50多年的炉火、老旧的风箱、打铁前泡好的浓茶，还有墙上的那抹漆黑……但他也明白，铁匠铺的生意顶多维持现状，只能是撑一天算一天。“铸造技术越来越发达，人工打铁效率和精确度比不了。可这手艺不能丢，乡亲们修个农具啥的，能改造改造再利用，不比扔了强吗？”

女婿曹青春懂得这份不舍，他成了戴景波的学徒。平日里，他在城里当搬运工，休息时就是铁匠铺里唯一的伙计，一干就是30来年。“这活儿一个人干不了，又拦不住老头儿干，索性陪着他一起干吧。”

## 新客人

没活儿的时候，戴景波就坐在炉前的长凳上，望着门前的行人出神。跟铁打了半辈子交道，他悟出不少道理：“打铁最难、最关键的是淬火，在高温时迅速冷却，才能增强铁的硬度和耐磨性。人也是如此，要耐得住考验。”

这几年，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断深入，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沿着运河来到这里，戴景波的铁匠铺以另外一种方式，重新得到人们关注。

起初，戴景波还会为铁匠铺的杂乱、昏暗感到不好意思，总会精心收拾一番。时间一长才明白，人家喜欢的就是这种“原汁原味”。“看来不是什么东西都越新越好。”戴景波笑着说。

不光摄影爱好者，那些沿河而来的游客也慕名而至，临走时，还不忘请戴景波打件铁器当纪念品。一位摄影师朋友跟他开玩笑说：“老戴不当铁匠，改当文创设计师了。”

什么是“文创设计师”，戴景波不懂。但他觉得，这或许能让老手艺延续下去，让铁匠铺的炉火再多烧几年。



▲李思云在公益书法班上授课

◀学生们进步明显

▼学生硬笔作品

(资料片)



法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作用？”从画展上回来，李思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虽然没能成为医生，但扶弱救困始终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。他拨通了王平的电话，为自闭症患者开办公益书法班的想法就此敲定。

## 超乎想象

时隔一年多，再次回想公益书法班的第一堂课，李思云仍一连说了3个“超乎想象”。

第一个“超乎想象”是在李思云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。“一共来了20多个自闭症孩子，每个孩子身边都陪着一位家长。他们有的来自盐山，有的来自海兴，都是一大早赶过来的。”李思云没有想到，第一堂课就有这么多孩子参加。

没有高兴太久，第二个“超乎想象”便随之而来。他没想到，即便有家长陪同，20多个自闭症孩子凑在一起，依然几乎把100多平方米的教室掀翻

了屋顶。打滚的、哭闹的、四处乱跑的……就是没有一个能安安静静坐一会儿的。他教了那么多年书法，从没有哪节课如此失控，如此令他头疼。“只记得在不停维持课堂纪律，嗓子喊哑了，但心更累……”一堂课下来，那股自信劲儿被消磨了一大半，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胜任这个新的角色。

课后，还没来得及从讲台上下来，面带歉意的家长们就领着孩子围了过来。他们从李思云疲惫的脸上看出了端倪，像做错事一样，一边自责没有看好孩子，一边保证下不为例，甚至有家长哭着求他把书法班办下去，哪怕收费也行。

家长们的反应再次超出了李思云的想象。从家长们的话语中他得知，像这样的学习机会，对自闭症患者来说有多珍贵。“出于多种原因，大多数学习机构拒绝接收自闭症患者，这使得这些孩子的疗愈和融合教育之路难上加难。”李思云说。

送走家长，李思云站在讲台上，望着空荡荡的教室，他默默告诉自己：“教自闭症患者书法或许很难，但既然迈出了第一步，就没有理由停下来。”

## 义无反顾

对于这些特殊的学生，李思云花费的心思是普通学生的数倍之多。

因为自闭症学生平时需要上特教课，李思云就把公益书法班安排在了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和星期日的晚上，甚至不惜停掉了原本安排在这两个时段的收费课程。

他的付出不只体现在经济上。上课、批改作业、和家长沟通……为了这群特殊的学生，每天都有很多事牵绊着他。

握笔、铺纸，这些对普通学生来说很简单的事情，自闭症患者往往要学几个月才能明白。

起初，李思云也很着急，但这种焦虑很快就会散去：“学得

过程，最能打动人心，也最能给人鼓舞。

农民工张淑宝，用11年时间，考取了包括3所高校的本科专业证书和两个学士学位证在内的12本证书；

“站着上北大”的甘相伟，怀揣梦想，勇敢追梦，最终从一名北大保安成为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；

……

每个人的成功都有迹可循——用自己的努力，使梦想成为现实，继而再向下一个目标发起挑战。

# 追梦的人生有无限可能

| 知言

从一名专科生到前往斯坦福大学访学深造，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否真的遥不可及？

27岁的山东小伙儿何世豪，用9年多时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2013年，何世豪考入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。高中时期的他，一直是老师眼中的“问题学生”，但考入大专后，他开始奋发图强，制订学习计划，安排好每天的时间。为了不打扰舍友休息，他每晚都到厕所“借光”学习，反扣的脸盆就是他的板凳，经常凌晨5点才回宿舍。

舍。

日复一日中，何世豪的成绩已是全校前三名。这让他认识到，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，都会让自己的人生拥有更多可能。

专升本考试，他从8000多人中脱颖而出，考入山东省内的一流医学专业最激烈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；

2018年，他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学校设为考研目标，并最终成为第一个以专升本学生的身份，考入该校神经外科专业的学生。

……

从高中时的浑浑噩噩，到大专时的奋发向上，何世豪一路努力，超越自己。专升本考试、考研、读博，再到如今进入斯坦福大学访学。回顾9年多的漫漫求学路，何世豪感到艰辛的同时又充满了获得感：“生活充满无限可能，时刻保持热爱和努力，我们将收获更强大的力量。”

从一个不那么高的起点，何世豪一步一个脚印，最终登上了梦想的高台。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从0到100的奋斗



摄影师镜头里的戴景波和铁匠铺

(资料片)



老行当·守艺人

